

遙遠的泰加

阿菲諾蓋諾夫著

平明出版社刊

近代文學譯叢

遙遠的泰加

蘇聯 阿菲諾蓋諾夫著

朱章 甦譯

平明出版社

一九五三年十月初版 1—6500 冊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原書名 Far Taiga

原著者 A. Afinogenov

英譯者 A. Beksby

原出版者 Soviet Scen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6.

平明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1157 弄 5 號

華文印刷局印刷 陸楨記裝訂所裝訂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理

定價人民幣三千三百元

[文學·藝術] 48000 字 [定價頁 124]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三號

內容介紹

在一個單調、荒涼的西伯利亞小車站的工作人員中，有了不安心的工作，爲個人打算的情緒。在一個偶然到來的、患着痼疾的紅軍司令員底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的影響下，全體工作人員感到了一個蘇聯人民在邊疆工作的光榮責任，和建設祖國邊疆的光明前途。在日蘇兩國大規模經濟建設中，是一本具有現實意義的劇本。

遙
遠
的
泰
加

俄羅斯人稱爲『泰加』的西伯利亞處女森林差不多綿延在整個西伯利亞的南部，也就是它的氣候溫暖的地區。外西伯利亞鐵道從西到東繞着西伯利亞邊境穿過『泰加』，沿着大貝加爾湖，有一段沿着黑龍江，終點是太平洋沿岸的海參威。到最近，這條路還是單軌的，爲了相對方向的車輛可以通行，需要許多小站，其中靠近貝加爾湖的一個小站，便是亞歷山大。阿菲諾蓋諾夫這個劇本的背景。

俄國在西伯利亞的殖民事業開始於十六世紀。從事這種事業的人，先是一批流亡的農奴和哥薩克人，後來有普通犯人和政治放逐犯，此外還混雜着一些本地人（有些西伯利亞種族和美洲印地安族是遠親）。他們是一羣強悍的開拓者，在俄國內戰和東西伯利亞反抗日本及日本所支持的白俄底解放戰爭裏非常活躍。在蘇維埃制度之下，特別遠東軍接受了保護這個地區的任務。政府對於這支軍隊特別愛護，所有的俄國人，尤其是在西伯利亞的俄國人，也都對它非常喜愛而且引以爲驕傲。

亞歷山大·尼古拉葉維奇·阿菲諾蓋諾夫（生於一九〇四年，死於一九四一年莫斯科的空襲）一九二四年開始他劇作家的生涯，寫了一個關於英國勞工運動的劇本洛勃脫·淀姆，另外的劇本有：裂縫的那一邊，轉折點，注意，狼跡，莓子醬，古怪的傢伙，恐懼，畫像，遙遠的泰加（一九三五年），喂，西班牙，第二條路軌，孩子們的媽，瑪欣加和前夜。

人物

亞歷克賽·葉非莫維奇·克尤希柯(阿達夏) 西伯利亞『遠泰加』小站的站長，五十二歲。

勤那台·密路諾維奇·湯密林 電報員，三十三歲。

慎雅 克尤希柯的女兒，十五歲。

伊凡·瑪卡洛維奇·瑪卡洛夫 正轉轍工，五十六歲。

伐拉司·非力波維奇·湯格克 副轉轍工，四十八歲。

蘇林 軍團司令曼爾柯的副官，主管特別客車，三十歲。

拉夫雷丹·彼得洛維奇·波耳希夫 巡道工，二十六歲。

曼脫凡·伊立奇·曼爾柯 蘇維埃遠東軍軍團司令，四十八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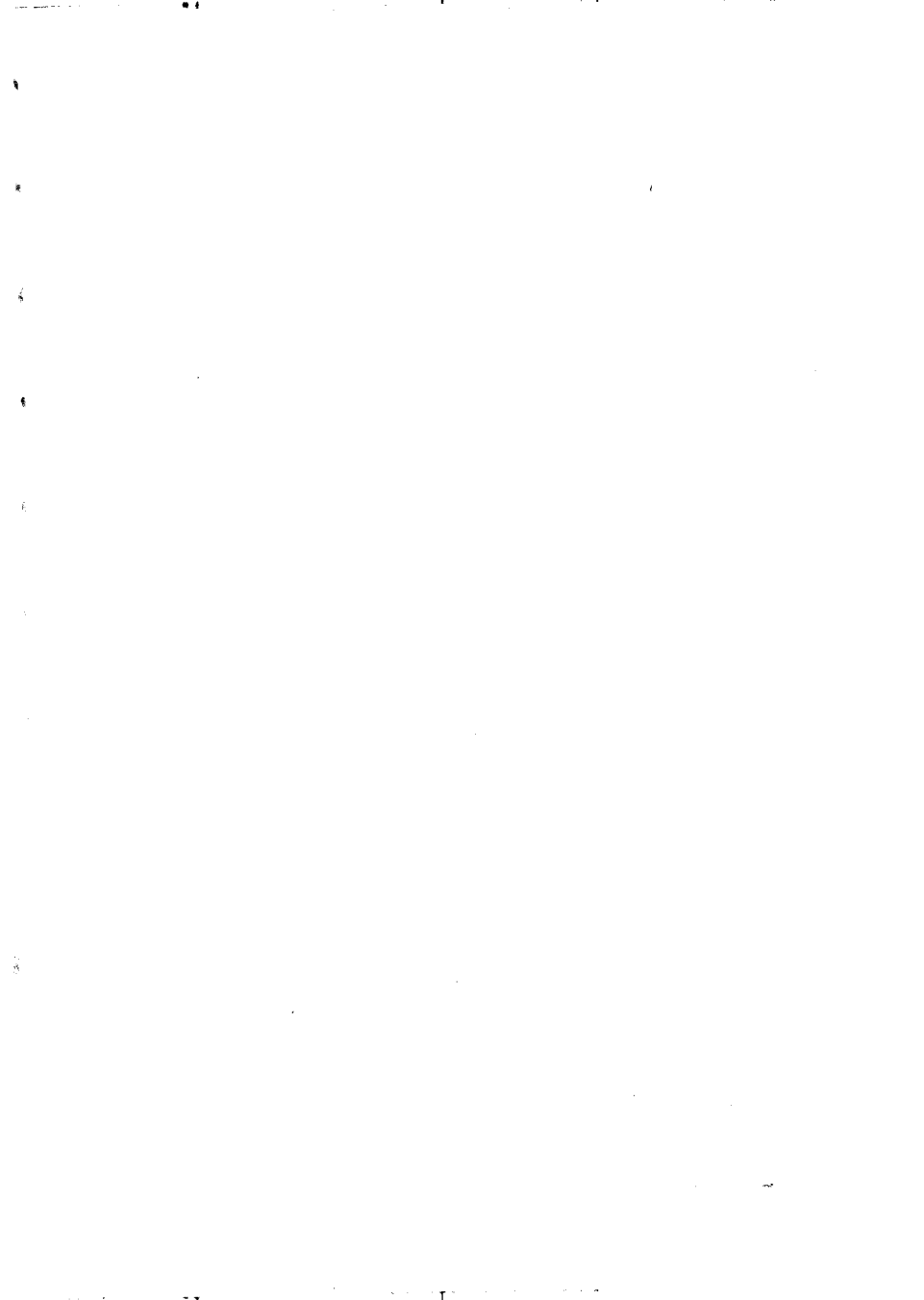
維拉·尼克拉葉夫娜 他的妻子，四十三歲。

格拉非拉·伊凡諾夫娜·波耳希伐(格拉夏) 拉夫雷丹的妻子，二十二歲。

列寶芙·賽姆耶諾夫娜(列琶) 克尤希柯的妻子，四十六歲。

時間

一九三五年。戲內發生的事情在二十四小時內，從一個八月的早上到第二天早上。



第一幕

火車軌道。一個月台。一座小而整潔的房子，上面有牌子寫着「遠泰加，到莫斯科——六七八二公里，到海參威——二二五〇公里。」從開着的窗子望進去，可以看出這是一間電報室。泰加的處女森林，在房屋的後面，一直向大陸伸展。一節單獨的特別客車停靠在月台旁，車子上的窗簾是放下來。

一切都很寂靜，只有站長克尤希柯的聲音，他在電報室裏對勤那台·湯密林口述電報。

克尤希柯 『遠泰加致外貝加爾。特別客車○○號輪箍折斷，與莫斯科快車脫節，句點。

請總站即送備用機車，逗點，輪箍，逗點，工人來。』去睡吧，勤那台·密路諾維奇，現在該我來值班了。

勤那台 你到七點鐘來接班。現在才六點半。而且，我也不想去睡，現在正是有事情的時候。

克尤希柯 真的，這種事情我們以前還沒有碰到過。我又要發電報了，勤那台·密路諾維奇。『遠泰加致總站。接總站命令，再請加速送備用機車來，』那傢伙可不是平常的列車管理員，的確不是，拍了一個一個電報去而所得的結果是——一個命令。

勤那台 我很興奮，不曉得爲什麼。（另外一扇窗上窗簾拉開了，慎雅還沒有全醒，伸出頭來。）

慎雅 （看見火車，揉揉眼，又瞪着眼睛瞧着火車，同時叫道。）爸！爸！你在哪兒？

克尤希柯 是你嗎，親愛的慎雅？（把電報放在勤那台面前，走出電報室。）你應該再睡一會兒。

慎雅 母親哪兒去了？

克尤希柯 到泰加打獵去了。昨晚上去的。

慎雅 那是什麼？

克尤希柯 一節車，慎雅，一節特別客車，脫節了，輪箍斷了。你再去睡一會兒吧。

慎雅 車裏是誰？

克尤希柯 軍人，從伯力到莫斯科去的。現在我們很快就可以明白一切情形了。去睡吧，乖乖，好好休息一下。你在城裏變瘦了。那就是當了一個學生把你弄成這樣的。

慎雅 一個軍人！從伯力來的！那就是說一個高級官員哪！

克尤希柯 噓，慎雅。

慎雅 現在我就要看到一位首長本人了。我立刻要忙起來了，我要去組織一個歡迎會。

克尤希柯 慎雅——（但是慎雅已經消失在拉攏來的窗簾後面了。）

勤那台 亞歷克賽·葉非莫維奇！我要去剃鬚子，還要穿上制服。

克尤希柯 好，去吧。等會我也這樣來一下——我的鬚子也長得太長了。（勤那台下，克尤

希柯在月台上走來走去。電報機格格作響，克尤希柯衝進去收錄電報。瑪卡洛夫從左

邊慢慢的走上月台。一面在捲一支香烟，他默默地走過特別客車，在電報室窗口跟前

停下。）是一件大事呢，伊凡·瑪卡洛維奇，是不是？這裏從來沒有客車停過，現在

却忽然停了一輛特別客車。

瑪卡洛夫 他們還沒有醒嗎？

克尤希柯 我只看見一個人，那個副官。我該說，他是個精明的傢伙呢。（慎雅奔上來。）

慎雅 我把一切都計劃好了。是這樣的。小站將向那位高級軍官報告一下牠的成績。我

們都排起隊來像軍隊檢閱一樣，等他來。然後你走上前去——這樣，一、二——做一

個報告。

克尤希柯 不行，我不行。我不行。還是讓年輕人去講吧。讓勤那台·密路諾維希去講，或者

是這裏的伊凡·瑪卡洛維奇——他是你們的積極份子，是候補黨員。

慎雅 瑪卡洛夫一天難得說上七個字的。你祇要來先練習一下就行啦。就拿我當作司令

員，我從車廂裏走出來——（走上客車的扶梯）你走過來——不要怕——不要變着身子。

克尤希柯（舉手作敬禮狀）親愛的同志，我全心全意的歡迎你——不，我不行——我簡直不行，你還是自己來——說起來，你是哈鐵道工程的啊。

慎雅 你真滑稽，爸。我等你報告完了以後，就會走上去請他給我們講一講關於紅軍的事蹟以及我們目前的任務。

克尤希柯 你以為這些都是必要的嗎？要是他不出來呢？

慎雅 他一定會出來的。我們要給他派一個儀仗兵——雖然我想儀仗兵也許只是在葬禮時才派的——然後由瑪卡洛夫來召集一個會並且邀請我們的貴賓參加。當然這並不是一個黨會，因為這裏只有他一人是正式黨員。那會是一個頭等的節目。最後來一個最最精采的節目，格拉夏可以請他吃飯。

瑪卡洛夫 格拉夏另外有心事。

慎雅 怎麼？出了什麼事嗎？

瑪卡洛夫 拉夫雷丹決定要走了。

克尤希柯 走？天啊！他要做一個英雄！當然，在『泰加』有什麼可以做英雄事業的機

會呢？我們在這兒的生活是一種範圍狹窄的生活。

慎雅 他一心一意想去莫斯科——想看見他自己的照片登在報紙上。在他，一個小站的生
活是太沉悶了。這算什麼英雄舉動啊，丟下自己的妻子和小孩不管？我恨他。

瑪卡洛夫 他的妻子是我的女兒，他的兒子是我的外孫。讓他走好了。（勤那台上，臉剝
得光光的，穿了制服。）

勤那台 現在你可以去了，亞歷克賽·葉非莫維奇。

慎雅 對啦。去穿上你的山東綢的短外套。趕快，否則要失體面了——羣衆都準備好了，
而帶頭的人倒沒有。快去。（克尤希柯下。）我希望他快點出來！（窺視車廂。）不行，
什麼都瞧不見。你猜他年紀輕不輕，勤那台？

勤那台 我真興奮，我覺得非常緊張，慎雅。（電報機發聲，勤那台奔進室內。）

慎雅 我說，我們送他一樣什麼禮物呢？對了，我們可以把母親的那些熊皮送他一張。那
頭熊是她親手殺死的——這更可以增加這件禮物的價值。（伐拉司，一個呆笨的，蓬
頭散髮的人，在月台的右方出現。）

伐拉司 真等得不耐煩？在等上級官員嗎？你和你的主人坐在一起進餐的時候，當心不
要受他那些有香味的食品底引誘——那是一種騙人的食物。

慎雅 傳教士又開始講道了。

伐拉司 我從來沒有做過傳教士。我以前是一個教徒，一個摩洛根教會的教友。現在我是一個轉轍工。撒拉哈的兒子耶穌底智慧如此說。

慎雅 算啦，你這多嘴的老教士！你倒底到這兒來幹什麼？

伐拉司 來揭發。

勤那台 如果你洗洗臉這倒是一樁好事，伐拉司·非力波維奇。

伐拉司 虛榮。我的鞋穿破了，我衣衫襤褸，但是揭發邪惡的人將會被別人喜愛。給我一

支烟，勤那台。

勤那台 我不抽烟。

伐拉司 這個誰都知道。

慎雅 走開，我們有一個安排好了的節目，可是你來礙我們的事。叫他走，伊凡·瑪卡洛維奇。

瑪卡洛夫 隨他吧。

伐拉司 我實實在在告訴他，隨他吧，我等這個時機等了四年了，大人物乘着一輛特別客車來了，我要去和他們說話。

勤那台 伐拉司·非力波維奇！

伐拉司 不要說話，你這個長了兩條腿的六弦琴！

勤那台 我的六弦琴和這個不相干。

伐拉司 （用假嗓音唱）

有一個賣菓子的，

輕輕地吹着笛子。

他的老婆踢他，

賣菓子的就抓她。

慎雅 得了，別再裝丑角了，伐拉司·非力波維奇！一個像你這麼老的人——我以為你總

應該明白點。

伐拉司 這是精神上的厭倦，處女。

慎雅 請你不要用那種無聊的字眼來稱呼我。

伐拉司 你的意思是說你已經是一個蕩婦了嗎？

慎雅 我是一個共青团員，請你——

伐拉司 共青團團員不可以是處女嗎？

慎雅 不要你用你那玄妙的胡謔來跟我瞎攪。

伐拉司 你應當啓發我，我們住在『泰加』，可沒有人來教導我們。這就是爲什麼拉夫雷

丹要走開。（對瑪卡洛夫說）你的女婿要走了，伊凡，是嗎？丟下他太太一個人在家胡

思亂想嗎？別愁，她有人要的。勤那台會在六弦琴上彈動人的曲子給她聽。

勤那台 我請那些誹謗別人的人閉嘴，這不關他們的事。（把電報室的窗狠狠的放下。）

瑪卡洛夫 人們總愛亂說。

伐拉司 對啦，可不是嗎？（克尤希柯上，新刮的臉，穿了一身白色山東綢的上裝。）

克尤希柯 早安，伐拉司。非力波維奇，今兒天氣真好，不是嗎？

慎雅 爸，告訴他他不能那麼做，他要搶在每個人的前面。

克尤希柯 他說着玩的，慎雅。喂，朋友，今天是特別的日子啊，你應該把自己稍微弄得乾

淨一點。

伐拉司 我沒有制服，沒有山東綢的上裝。

克尤希柯 這只是一件舊衣服，我穿了十八年了，真正的中國料子——一年比一年來得軟

了。